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春秋五

周正辯（不改時與月） 周洪謨

或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歳首今之歴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歳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歳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

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

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峰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説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

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乎秩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

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始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於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

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言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

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為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

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唇歷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于子為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

何以明之曰于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説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氷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氷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為春則何氷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書為可見矣

詩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為言殊不知歷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為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

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時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于亥者爲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爲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吕氏不察其説而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

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敷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歷授時凡筆之史册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師

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狗時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

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而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六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八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

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

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别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

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
小宰之師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
年冢宰懸治象小宰帥屬而觀者皆在正月也況冢宰
懸治象者挾日斂之則不過旬日而即斂之矣如汪氏
之説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
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
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
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

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薙氏之春令為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月斬氷與詩言二之日伐氷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為十月則又何氷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禮為可見矣

春秋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

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

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王正月是周歷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

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歷數仍以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歷數周不改商之歷數魯不改周之歷數春秋不改魯之歷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

既奉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于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廵狩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于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

爲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葢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雷繫于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爲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爲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爲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爲異乎僖二十九年秋

大雨雹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則為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亦為異況秋與春安得不

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二月無氷又十六年正月雨木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荀以發氷而知無氷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

一月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當薦寢廟而無氷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寢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木冰孔氏謂仲冬時猶

有雨雨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氷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氷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

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隷之後安保其傳録之無誤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

閏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爲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爲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説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爲可見矣

論語孟子論語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

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歷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

周歷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顔子者不以歷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歷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歷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

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廵狩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頴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顔師古亦謂漢紀年

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

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穎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

蔡氏以嬴秦視三代誤矣

稗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十六

明 唐順之 撰

春秋六

論始隱始隱實為東周四百始年 鄭樵後同

文王武王都豐鎬是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為東周西周之書有誥命存其詩有雅頌存盛德大業炳如也唯東周賞罰綱紀不可考聖人欲為之書則東遷周事也夫子陪臣有不當為故用魯以名其書爾武王克商歲

在已卯隱公即位歳在已未其相去葢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載事託之詩書以後四百載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為後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雖未嘗盡録平王之政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記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末則亦聖人以此預示其期歟説者以為春秋之意欲始平王按平王三年惠公即位果如是説則春秋當始惠公矣説者又以為春秋始隱賢其

遂國按隱公生不復辟死不成攝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公矣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斷若是歟

終獲麟

或謂春秋成而麟至魯胡安國以為文成麟至亦理之常不可謂無或者又謂春秋感麟而作以問於伊川伊川以為夫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亦因此一事而終其書春秋不害為獲麟而作然麟不世出春秋豈不作因圖書而畫卦使圖書不出八卦亦須作惟

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絶筆於獲麟謂仲尼傷己之不遇而絶筆也不知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嘆久矣豈至是而後知之耶左氏謂聖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續經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獲麟而絶筆為一經之主意左氏於三家聞見最優豈不知此況敢續經乎大抵終於獲麟此史家之常事聖人初無意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記録時事必缺其近數年俟他日裒集所未聞而載

之非如後世日歷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為春秋之祥以獲麟為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尋聖人大過適以啟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強為之説曰不書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謂終於獲麟則非矣

春秋何以不取隱　　章俊卿

正義曰古者君薨嫡子立無嫡子則庶長立仲子者惠

公之繼室而桓公之母也諸侯無再醮則仲子不當稱夫人桓公不得為嫡也桓公不得為嫡則與隱公尊卑等爾正以長幼為先後爾然而惠公有命焉大夫羣臣可以莫從而隱公則不可以莫之從也惠公薨羣臣以國難立長君隱於是時可謂難矣將為社稷計則先君之命有不及將從先君之命則非徒不可以即位亦不可以攝也周公攝政抱成王而朝諸侯矣未嘗稱王也然猶七年而復子明辟隱公之攝十一年矣口誦立桓

之言而征伐盟會身自專之一旦干賞蹈利之人媒孽其閒則桓公非特患其不立也且有懼焉以為隱公必將殺己而終有其國也故隱公不得遂其愛桓之心而桓終蹈於大惡不義皆隱公之所由致也故學春秋者之無取隱公也

子糾辯

程大昌 後同

或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為兄或以小白為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决

也謂子糾為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邦衡劉氏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為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為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為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為兄爾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

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篡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閒也況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揜令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

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為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辯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甞與魯盟於蔇

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著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為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為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嘗與魯盟于蔇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為程子未成

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
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辯也

春秋初有伯之漸

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萌蓋是時惟齊為大
國惟魯為望國齊以黨鄭伐宋而求魯魯以受鄭祊田
忘鄭狐壤見止之讐而從齊故前乎此惟兩君相會至
此而諸侯參會矣前乎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
伐宋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樓諸侯以伐諸

侯故曰伯之漸己萌也向使齊不私於宋而務使宋鄭相安魯不貪鄭之賂而不遽從齊天下其庶矣乎然則伯之萌齊釐之為而魯隱助之也其初盟郲而後伐郲初盟宋而後伐宋皆利於鄭之入祊而反覆若此尚何以名秉禮之國而過多事之萌邪

論齊桓晉文

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屈完来盟于師盟于召陵

孫復曰案元年桓公救邢城邢皆曰其師其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夫楚夷狄之鉅者也乘時竊號斥地數千里恃甲兵之衆猖狂不道創艾中國者久矣桓公帥諸侯一旦不血刃而服之師徒不勤諸侯用寧訖桓公之世截然中國無侵突之患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著矣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召陵之盟專與桓也孔子揭王法撥亂世以繩諸侯召陵之盟專與桓者非他孔子傷聖王不作周道之絶也夫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美宣王中興攘夷狄救中國之詩也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則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在乎天子不在乎齊管仲矣此孔子所以傷之也

劉敞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諸閒昭

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己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贅于禹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懾令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捐其私以義理相勝者也茍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

趙鵬飛曰脩内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内根諸心之謂内何謂外狥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

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誠意初以修身不期於齊家而家正不期於治國而國定不期於平天下而天下安非不期也脩於內而應於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諸心不期愛人而人懷其仁義本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義叛者伐之逆者討之非苟利其叛逆而為已功也心於除患而已中國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之非取安中國之效而必

攘夷狄之名也心於濟世而已霸者則不然有其跡而無其真豈於外而歉於內曰吾不愛人人且以我為不仁姑愛之吾不正已人且以我為不義姑正之叛者固於已無損而逆者固於已無傷然置而不問則吾無伐叛討逆之功中國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攘之者然使人安之使人攘之則名在人已安之而已攘之則利在已盍攘而安之乎故凡王者之所脩皆在內也霸者之所脩皆在外也脩內者逸

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怠脩内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勤何怠脩外者本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運吾智而智日深養吾力而力日贍則物至能應之而無虞吾之知一昏而力一挫則事至有所不能籌物至有所不能支日勤而無怠可也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桓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為鄄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

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内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黄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為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祚又為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興曠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定矣

內和諸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桓公蓋以三王之功
不我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萊齊不救
狄侵衛齊不知既而楚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履
東夏而伐徐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進乃命
大夫救徐而卒底於敗雖伐厲伐英氏桓公皆不親
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瞑六子為仇歛
不以禮塟不以時一桓公爾而前日之桓公非今日
之桓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脩外而

不脩内也蓋脩内者逸内既一定則事物之來惟所應之脩外者勞一日不脩則事有所不濟而前功皆廢矣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於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皆脩内者也脩外者聖人所不録然於春秋若予桓公者權也於春秋而不予桓公則天下其胥為夷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孔子予之者權也權以濟時為重孟子鄙之者正也正以垂萬世之法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不相濟不足為孔孟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孫復曰晉文始見于經孔子遽書爵者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不旋踵而建也昔者齊桓既沒楚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竝爭會盂戰泓以窘宋者數矣今又圍之踰年天下諸侯莫有能與抗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紹桓烈自

是楚人遠屏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建矣噫東遷之後周室既微四夷乘之以亂中國盜據先王之土地戕艾先王之民人憑陵冦虐四海洶洶禮樂衣冠蓋掃地矣其漸所由来者非四夷之罪也中國失道故也是故吳楚因之交僭大號觀其蠻夷之衆斥地數千里馳驅宋鄭陳蔡之郊諸侯望風畏慄唯其指顧奔走之不暇鄉非齊桓晉文繼起盟屈完于召陵敗得臣于城濮驅之

逐之懲之艾之則中國幾何不胥而夷狄乎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與齊桓晉文也

劉敞曰孟子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此言要與齊桓晉文者其實傷之也孔子傷周道之絶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一時之功爾召陵之盟城濮之戰雖然迭勝强楚不能絶其僭號以尊天子使乎惠以降有能以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則是時安有齊桓晉文之事哉此孔子之深旨也

趙鵬飛曰桓文之霸功醜德齊然桓公之後子孫不振庸庸守國而已無復興霸者而文公之後厲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每與强楚角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頼之不遂為夷則亦不為無益於衰世焉吾嘗求其所以然桓公務以柔勝而濟之以威文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謂强弱之異而興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蹟而屢興少康盤庚高宗

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為時賢王而周之後委靡不振興於衰亂之間者宣王一人而已而宣王之為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葢不如是亦不足以興也愚因是知桓文子孫興衰之異亦商周之世也商尚質而周尚文質近乎剛文近乎柔柔可以強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後平易和懌而鮮能崛起剛可以立而不免於挫故商之後嚴厲奮發屢起而屢躓亦祖宗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桓文之所尚固不可髣髴商

周然觀其子孫之興衰實似之桓公之興每不為剛厲果决之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鄭不服纔侵而伐之綏其來也戎狄為患忍而不討遷邢遷衛特避之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既合楚二十餘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師以天下諸侯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也其為人寬緩和柔不務剛决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四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予人景公在位幾六十年

無大過咎僅足以守國而已權專於田氏而不能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無足怪哉桓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興則不然餬口於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五年而圖大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師殞得臣披天下諸侯於左衽之鄉遠衣冠而盟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再朝京師襄王有所不敢當而下勞諸侯于河陽矣其氣焰

威靈震動天下此桓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為者也文公勃興於亡命之餘五年而成覇業楚之強桓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桓公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曹衛諸侯桓公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是皆以剛毅果決勇於必為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賴之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與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為委靡保身之計以遺其後

也以是論之則桓文子孫興衰之故葢已判矣後之君欲立世緜遠子孫有所維持不為齊之衰獘不為晉之剛暴世有興王而無獘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强以仁為本以兵為用則雖與天地俱久可也

論鄭祭仲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

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注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内不行於臣下假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逾於國之亡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太甲驕蹇亂德諸侯有

叛志伊尹放之桐宫令自思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后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鄭之權也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注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内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　其言歸何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

故使無惡　穴何以名奪正也忽稱世子何復正也

注明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忽稱世子

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也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

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

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

仲亡則亡矣注祭仲死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

危矣不須既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

啖氏曰公羊以臣廢君為賢不可為訓劉氏曰公羊

謂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刼之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此者乎穀梁傳突歸于鄭曰突賤之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孫明復曰宋人宋公也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

亂于鄭故奪其爵祭仲字者天子命大夫也突忽之庶弟也突不正歸于鄭無惡文者惡在祭仲為鄭大臣不能死難聽宋偪脅逐忽立突惡之大者況是時忽位既定以鄭之衆宋雖無道亦未必能制命于鄭仲能竭其忠力以距于宋則忽安有見逐失國之事哉故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者謂此也嗣子旣塟稱子鄭莊既塟忽不稱子者惡忽不能嗣先君未踰年失國也故參譏之

趙氏曰國不可以無節義之臣節義之臣國之治亂係之鄭之治亂實係於祭仲鄭莊死而世子忽立國之常經也宋莊不義以突之母爲己出誘祭仲執之求出忽而納突仲於此以義拒之可也拒而不從死之可也旣寡謀淺慮陷宋之誘而投其縶懦不能拒怯不能死而致鄭數世之亂者仲也方其陷宋之誘勢不可逭獨欠一死爾仲死則宋謀沮而鄭亂息聖人尤仲不死故誅其䰟於千百載之後以息鄭亂然

則仲何以不名曰不名所以誅仲也古者國君不名
卿老世婦仲鄭之老臣受遺輔忽者也故忽不敢名
之聖人亦因其字而書之所以深誅仲也然突鄭公
子也而不繫之鄭外之也使若外盜之入簒者也何
以書歸而不書入易辭也祭仲立之也忽世子也何
以不書世子既君鄭四月不可曰世子也何以不曰
鄭忽不得子之道也制於權臣不能守其社稷一夫
作亂匍匐而逃豈曰能子哉故斥書名其貶重也

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為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鄭莊公卒忽本嫡子當立但以柔懦昏庸不恊人望祭仲緣此遂制其權遲疑觀望如後世之居攝然忽雖嫡嗣莫適立也是時宋人本無納突之意特以突方在宋奇貨可居欲挾之爭國以取威於鄭而鄭大夫不相下於是宋人執仲以脅之而鄭人震懾遂開門納突逐忽出奔爾以祭仲為諸侯相專執鄭權不能早定嗣

君計安社稷而遲疑日久專制事權以致身辱國危豈不有愧於命卿哉　凡未踰年之君例皆稱子而忽不以子稱者蓋權臣專制未嘗立以為君也稱名者未君之恒辭也然而不稱世子者忽實未嘗立為世子也國本不定以致生亂鄭莊雖奸雄不得為善謀國矣凡書奔者皆見逐者也

論晉里克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九年晉侯佹諸卒冬

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里克弒其君卓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孫氏曰世子世君位者也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獻公五子世子申生次重耳次夷吾次奚齊次卓子皆申生庶弟也獻公愛奚齊欲立之乃殺世子申生可謂甚矣

穀梁傳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孫氏曰奚齊未踰年之君也其言晉里克殺

其君之子奚齊者奚齊庶孽其母嬖獻公殺世子申生以立之春秋不與故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以惡之也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弑奚齊卓子不以討賊辭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惠公立懼其又將賊己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辭

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為嗣獨君意立之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

劉敞曰申生可謂輕其死矣語孝則未也其曰殺其

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諸侯必逾年然後稱君必三年然後成君曷為必逾年然後稱君必三年然後成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意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意則三年不忍當也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弑二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奚齊卓子不成其弑之名也曷為不君奚齊卓子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逐重耳夷吾以立奚齊晉國遂大亂諸侯皆怨是雖為君國人不君也國人不

君則其曰里克弒其君卓子何是里克君之也放乎
殺申生而立奚齊者是乃里克也殆而悔之則無及
已然後殺奚齊卓子而反國乎重耳故曰弒其君也
重耳者申生之弟也賢而有謀國人願立焉將迎之
狄惠公聞之自秦先入於是殺里克也曰爾既殺二
孺子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殺之
胡傳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受父以姑息而
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

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内寵竝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尭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

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

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𣢾者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

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簒弒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盧仝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

陷殺申生者驪姬也奚齊方當幼弱未必預謀故春秋於奚齊不以賊討而以子書謂雖勿殺可也況卓以驪姬娣子又何罪乎荀息受託於申生既殺之後未為從君於昏也然國人方以申生之死為冤而里克實忌奚齊之立故殺奚齊而迎立重耳國語所載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請納重耳者必即此時事也葢從衆望而假以公心猶有可諉及重耳不欲犯亂辭使不從則荀息乃執先君之命以立卓里丕亦既

北面事之而為君矣卓立而夷吾陰結里丕以求入焉於是克又弑卓而立夷吾此何以自解哉事之本末固有次序而國語載納文公事於弑卓之前則有所不通矣且荀息之死實死於卓於奚齊可以不死者也然里克必不以殺奚齊之謀告之而左氏以為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息將死之而里克謂為無益此豈近於人情邪

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

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説他當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柰何不得便用自死令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簒周韋孝寛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他便去降他閑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説獻公在日與他説不聽又

怎生奈何得他後来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其君之子云者未立之恒稱公羊以為未踰年之君非也遇弒雖未踰年稱君觀商人亦未踰年而曰齊人弒其君則可知矣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孽孽之變矣患皆在媮合苟容

逄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論衛元咺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三十年秋衛殺其

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元咺自晉復歸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

也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杜氏曰元咺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凡奔皆惡也

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

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言自楚復歸于衛者衛侯鄭奔楚由楚而得返于衛也衛侯鄭與楚比周故楚人返之于衛晉侯使元咺奉公子瑕受盟于踐土衛侯復歸故元咺懼奔晉以訴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者元咺故也晉文既勝強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徳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晉文既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乃返元咺于衛此言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

侯鄭歸于衛者衛侯道殺二子而歸也按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侯得返懼二子之不納也故道殺二子而歸衛侯道殺二子而歸無惡文者二子之禍皆晉文為之也

劉敞曰失國而名者別二君也衛有君矣衛侯何以不名賢衛子也賢衛子則何以不名言叔武之不有其國也叔武者曷為者也衛侯之弟也攝君之事而不處其位戴君之德而不私其名上治之天子下治

之諸侯以求反衛侯于國是以稱之衛子也　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為貶殺叔武也叔武治反衛侯衛侯驅而入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柰何叔武在內也　曷為或言歸于或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文公使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刖衛大夫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己頗古者蓋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　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絶也已絶而

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柰何以文公為之主也　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何言乎及公子瑕以罪及之也公子瑕元咺之厚也　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為貶其始復也殺叔武矣其又復也殺元咺及公子瑕是暴戾而無親也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柰何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酖之不死臧文仲言於魯僖公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㲄自是免衛侯此復歸也何以不言復不與復也曷為

不與復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三王之正也

趙氏曰諸侯出奔無不名者而衛成之奔獨不名非其罪也衛叛華即夷子買戍之楚人救之則衛比於楚固矣安得為無罪然楚兵已敗衛何敢抗晉晉捨而安之可也乃逼而出之何耶然則安知晉逼而出之曰觀踐土之會衛侯未反而衛子就盟則衛子必晉之所立而成公之奔非晉逼之不出也晉文負霸

主之威迫脅小國之君而擅廢置之故不名衛侯所以著晉文之罪也　諸侯出不名而歸名之出善而歸惡也其出既善而歸安得惡歸有所廢殺也有所廢殺則經何以不書不必書義自見矣初成公之出晉立叔武於衛踐土之盟所謂衛子是也今衛侯復歸所謂衛子者何以置之哉不殺則廢矣夫衛子非簒也晉實立之故凡諸侯在喪踰年則稱子以其未踰年不敢君也今踐土之會叔武非在喪亦以衛子

書衛子益迫於晉命而攝衛政實不敢君以待衛侯之反也則衛子亦所謂賢者歟衛侯書復歸則國逆之非外納之矣國逆之是衛子之意也衛侯入而不察以為衛子篡也故殺之夫衛子者乃隱公而衛成即桓公也以遜而得逆以賢而得罪此聖人於叔武書子以見其遜且賢於衛侯書名以見其逆且有罪也其義益已著矣安在書殺衛子而見其惡哉此春秋微而顯者也　元咺衛子之徒也晉侯立衛子而

元咺相之令衛侯入而殺衛子故元咺奔晉以訴焉君何可訴哉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之不去則死之衛子之賢衛成不當殺而殺諫之可也不可諫死之可也死衛之難其猶不失為晉荀息況衛子之賢非奚齊比哉咺而死之其義當加荀息一等今乃背晉以訟君雖訟而得直其如逆君之罪何卒之衛侯再入終與子瑕同死不死於義而死於逆元咺之愚甚矣　晉文直元咺之訟而執衛侯晉侯之私也

歸之京師天下之公也以一國之私而冒以公天下之名已不自決而移其失於王此晉文之所謂譎者也衛侯之殺叔武固非所當殺爾而元咺訟君豈所當訟邪晉侯執元咺而責衛侯則兩得其罪令反執衛侯縱元咺于衛則是長其臣而陵其君也衛侯既有罪然執於其所不當執則不得為霸討故於晉書人既執非其所當執而歸之京師是已為非而移之於天王其可予春秋書執諸侯而歸京師者二成十

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遷詞也晉執而不正於是遷之於王假王命以釋之蓋自執而自釋之則失刑為愈甚故假之王也晉則自便矣王何負而得失刑謗哉是則晉文之譎也　晉文之執衛侯以其殺己之所立也歸元咺以其忠己之所立也且衛侯與元咺姑無問其曲直而晉侯之立者當立與不當立晉侯一言自訟則衛獄自判矣晉侯逼脅衛侯而出之乃立叔武於衛叔武豈宜有衛者哉及

衛侯之歸而去其所不順亦人情之必至者元咺脅晉而訟其君以殺叔武之故也晉文不自責其立叔武之非而責衛侯殺叔武之罪知衛侯殺叔武為不當殺而不知元咺訟其君為不當訟也自投於昏宜情不反愈行而愈失道原其本則初不逐衛君不必立叔武不立叔武不必執衛侯不執衛侯不必歸元咺不歸元咺衛不再亂彼其逐衛君立叔武執衛侯既往不咎可也而元咺安可歸之衛復為衛之禍哉

歸元咺是長無君之惡而捴成衛國無窮之患也則晉之為晉抑亦無君之國歟若元咺者使晉誅之以令天下或執以畀其君使甘心焉天下莫不稱快今反助其虐而俾歸衛卒之衛亂者三年而後定晉文為之也　晉執衛成歸京師衛無君者二年于玆矣衛國之柄專於元咺今衛侯將歸必殺元咺而後入固其宜也而公子瑕何人亦與其戮哉吾意元咺訟君而得國國人不欲也故奉公子瑕以順國人之情

其實元咺專衞耳公子瑕者賢耶愚耶壯耶穉耶吾不得而知然其實無志乎君衞者也故聖人不以君書亦不去族則知其無意於衞也元咺强之而已故以元咺加其上焉則夫瑕固無罪而元咺衞之逆臣也不得討賊之辭書何耶葢元咺之殺非國人共誅之出於成公將入之意也是則成公以私憾殺之安得為國討與晉殺里克之意同　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衞成與成十五年晉厲執曹成是

也然曹成之歸不名而衛成書名曹成書歸自京師而衛成書歸于衛此其所以異者不可不考也曹成之歸無罪也故不名衛成之歸有惡也故名曹成之歸天王釋之故書歸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衛衛成何罪耶自楚歸則殺叔武自京歸則殺公子瑕兄弟天倫也非周公之不得已有所不必誅而叔武子瑕何誅哉叔武之攝以晉子瑕之立以元咺衛固不能抗晉也殺元咺足矣彼叔武攝政以待

公之還公子瑕逼於元咺而非得已皆兄弟之賢者也賢者不可忮而殺之況兄弟乎此其所以為惡而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安可不明以别之然晉侯於此又不容無罪也初而執之固非其罪矣乃移惡於京師既歸京師則釋之與否聽天王之命可也今乃已請而歸之且初執無罪則過歸於王今釋無辜則善歸於已京師豈晉侯分謗之地而天王豈晉侯木偶之玩哉此其罪有不容貸者故聖人書歸于衛則命

不係於王而權亦不歸於晉使若衛侯之自歸也此又意之寓於言外不可以文求考也

胡傳元晅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晅瑕者也兵莫

惜於志鎮鄉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

則不名令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閒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

君或亦少省矣

臨川吳氏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葢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别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弈棋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令將之誅而已哉

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

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来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衛侯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

論衛甯喜

襄公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秋晉人執

衛甯喜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

奔晉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劉敞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

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由此論之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

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

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鬧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簒弒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曾不如公孫寧儀行父之猶有益於其君也又况商人陳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夫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與里克趙盾甯殖之事則輕重有閒矣然而春秋不别也以謂君臣之閒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其弟鱄

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詩不云乎人之無良我以為君人之無良我以為兄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闕

氏曰不與剽得兩君之名其曰甯喜弒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弒焉甯氏君之奈何孫林父逐衛侯衎而立剽甯殖者上卿也君出弗從剽

立弗爭也放乎出衛侯而立剽焉者甯殖為之也殆
而悔之則無及已疾且死召喜而告之曰出君者孫
氏也非我也雖然已矣吾不能討矣爾能討之則勿
忘討之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
君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君何如獻公曰子
苟使寡人反國者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願與子盟喜
伐孫氏不克將出舍於郊國人知之皆伐之然後克
之殺剽而後逆獻公以歸放乎出衛侯衎而立剽焉

者甯殖也則曷為使喜加弒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然則為甯殖者柰何宜乎効死勿聽甯喜弒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弒之也甯喜納衛侯則衛侯曷為殺之喜也專衛侯也驕是以反其初言而殺之

趙氏曰喜父立剽而喜躬弒剽何父子之謀異哉殖逐君以自利喜弒君以自安其實均罪也故書曰衛甯喜弒其君剽若曰甯喜弒其君云耳剽之立篡衛

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弒也宜其以無道書之而獨斥甯喜者蓋以父子反復二君之間自立自弒以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為重則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為剽無罪而名甯喜也此春秋酌輕重之間而兩誅之者也　孫甯同逆逐獻公而立剽令甯喜復弒剽以納獻公林父懼誅故據戚以叛君在則逼而逐之君復則逆而叛之小國之臣叛逆自恣王不誅而霸不問觀諸此真亂世也春秋可不作乎

獻公出入皆不名而於此復歸衞乃名之何哉聖人不誣人以惡亦不苟與人以正也前曰衎出奔齊以孫甯逐之入于夷儀以甯殖之黙國實衎之國不幸而出得閒而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衞遣喜行弒逆之謀既弒而後入則國雖衎之國得之不正也聖人惡其不仗義而求反國乃謀弒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剽弒纔三日而衎歸而弒之謀衎實與審矣以弒而得國位雖其位君子不赦也此

所以衎之歸而復名之

公羊傳晉人執衞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趙氏曰甯喜弑君而晉人執之宜得霸討矣而不以霸討書何哉葢喜弑剽而納衎其迹固逆而義則順何則剽逐衎而簒衞衞非剽所宜有也國固衎之國矣今去剽而立衎義則實正則喜之罪猶在輕重之域晉怙剽之黨而執甯喜庸得為霸討故雖執弑賊

而書人焉然則為霸主者宜奈何必合諸侯以誅林父治其逐衎之罪以定衎位然後執甯喜歸京師以正其弑剽之愆則大義立於天下喜固無辭以逃罪也今宥林父而執甯喜是助逆以攻順宜喜之不服而法不可得而行也此所以書人以執歟 甯喜弑君而見殺其不以討賊之詞書何哉喜之所以弑剽者為衎也則衎之復國實受於喜然剽之簒晉實怙之故前日執甯喜責其弑剽之罪也今衎既入外則

不免於晉內則見謗於國人故殺喜以弭內外之責也衎以為庇喜則上抗盟主下逆國人內外兩攻吾其為久安乎故寧負喜之恩而不敢咈內外之欲也則喜之殺豈以其罪哉不以討賊之詞書其情見矣胡傳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絶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説焉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

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皆肅況私意耶范燊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書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忠甯喜之專也公

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高郵孫氏曰喜弒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

曰殺其大夫

家氏曰剽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許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為政叔向為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張氏曰經於衎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絶曷為

書喜弑剽夫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喜也輕狥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

論晉趙盾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黄震曰傳載晉靈不君趙盾驟諫晉靈先使鉏麑賊之麑不忍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而穿弑靈公盾未出境而復位又不討賊故董狐歸獄於盾而書

盾弑君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胡康侯曰盾偽出境而實聞乎故高貴鄉公之事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當國者司馬昭也陳泰議刑直欲指昭則盾為首惡明矣愚按此皆據傳而釋經者也劉侍讀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境乃免非也安在越境則君臣之義絶乎吾以為此非仲尼之言胡侍郎銓曰盾弑逆之迹見於不討賊所以正

其罪不得言爲法受惡葉石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爲法受惡爲良大夫而許之以越境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於越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趙木訥曰弑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爾裴度當國蕭佐明弑欽宗度亦不討賊誰以罪裴度趙盾弑君之事既白學者胡爲廢經任傳妄以賊爲賢耶愚按此皆

據經而折傳者也胡安定曰三傳皆言趙盾不弑令經書盾弑若言非盾是憑傳也歐陽公曰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二者輕重不較可知令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然則夷皐孰弑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之也西疇崔氏曰春秋謹名分别嫌疑令加弑君之罪於人不為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意傳或失之愚按此皆離傳而言經者也此大事也故兼録使

来者考焉

齊人歸田辯　　章俊卿 後同

左氏載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刼人之事齊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刼之何以視諸侯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敎詔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説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刼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

戲數者之説更相背戾如此何者可信乎可知其非也且左氏曰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兵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玆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别稽之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讙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

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不得以此田為汶陽田明矣左氏傳何得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名知地理然有時而妄也徒見左氏以鄆讙龜陰為汶陽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

北境拒齊汶上之陽盡屬齊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此又知其非也借如彼說聖人脩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罰僣亂不正方三家僣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寳玉大弓之竊後有叔仲圍郈之變聖人若用於時不能一振魯之頽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

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之禮又書其事於經將誰之過
歟葢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為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
雖暫為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
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當時
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横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
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
齊逮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己故鄆
讙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

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讙及闡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人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予非好為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說為然拘儒俗士孰可與語此哉

三家隳都辯

定公之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

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公圍成說者曰孔子為大司寇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隳三都於是叔孫先隳郈季孫將隳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下成公歛處父以成叛蓋左氏先為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為不然借使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隳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帥師帥師而後隳費公又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帥師以隳私邑則非三家樂為之可知既非三家樂

為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使之隳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紀綱是年築蛇淵囿非所宜築也大蒐于比蒲非所宜蒐也何以不諫止之而徒書以譏之乎又何惡三家之舞八佾歌雍徹而不能救正之徒憤於空言乎況十年經已再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矣此年之隳郈隳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郈又誰之謀耶夫以三家之僭亂日久天子之禮樂征伐尚皆專為之彼

其治兵積甲高城浚池以張大其私邑夫子雖聖安能一旦使之隳名城出藏甲也哉不思之甚也無他諸儒以先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隳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為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歛處父同隳成則曰我將不隳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令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將若之何及

圜成而終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為是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汙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為無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邑之始三家欲墮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葢五世希不失也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天子則大夫必僭諸侯惟大夫能僭諸侯則陪

臣必僭大夫惟夫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則陪臣出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寶玉大弓外則有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郈叛公山弗擾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公斂處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皆三家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臣爾故前年已再圍郈弗克令乃帥師隳郈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隳郈公山弗擾不及已而又叛

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爲及私邑既强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爲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爲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人之謀乎自聖人後無有一人辯其謬者傷哉春秋之不振也

程沙隨辨春秋之疑

向見沙隨春秋觧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

筆為説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貢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

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来益困於此方説出此等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稗編卷十六